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歧路燈
第九十八回 重書賈蘇霖臣贈字 表義僕張類村遞呈

卻說王象蓋得那窖藏銀兩，約在一千一百上下。若是氣量淺小的人，在路上拾條手巾，道邊撿幾文錢尚不免喜形於色，逢人自誇造化。王象蓋本是篤厚肝腸，又是謹密性情，一點矜張氣兒也是沒有的。一日備了一頓粗飯，殺雞烹蛋，菜蔬仍是金針，豆角，葫蘆之條，親自來到書店街，請閻楷過午。恰遇閻楷空著，同行並到南園。進草舍坐下，地是掃的潔哩，桌是抹的淨哩，茗壺一把，茶盅兩個，確實有清淨趣味。二人又說開書舖的話。王象蓋道：「鋪面房子不曾安頓明白，如何突然販的書來？」閻楷道：「鋪面已就，吃虧表兄回家養病，話未說得清楚，所以現今沒安插處。」王象蓋道：「咱家臨街房子何如？賬房做櫃房、廚房，使的使不的？」閻楷道：「我當管賬時，早已看就前院正好做生意。因老主人是不貪利的人，從來不敢說起。」

王象蓋道：「老家主最好借書看，難說開書店不更便宜些？總為事無因由，所以俱不曾想起來。我今日有句話，非你我斷不肯說。昨日井池石板下，得銀不知多少數目，共稱了十三秤半。

這園子原是老大爺在日賞我的，我立意沒有要主人產業的理。

因見少主人做事不好，怕將來受難過，故此留下這個後手*今大相公改志，中了副榜，小主人十四五歲進了學。我挖這銀子，仍然是上下土木金石相連，還是主人家財帛。你若有寬裕之地，我把這交與你，就將這房子贖回，開成書店。少主人愛看什麼書，就與他看，沒有了，就在南京再與他捎來。」閻楷道：「王哥，你真正是天下第一奇人。得銀子不肯昧，還與主人經營事體，真正天下少有。」王象薦道：「銀子易昧，心難欺。你要是昧心人，今日這話，我就不說。要之，今日你先就不來了。」

二人說話投機，商量到一處。當下王象募去鞋鋪借天平，買了包裹皮紙，取出銀子。閻楷連稱帶包，共稱了一千兩。王象蓋又向北屋去取，閻楷道：「不必。房價共多少呢？」王象蓋道：「共一千三百兩。」閻楷道：「我明日拿三百兩來。你留下餘剩的，與嫂子先做幾件衣服，若盡情用淨，怕王嫂異日爭執，這事將來，就美中不足了。明日一早回贖。若是千金在野菜園中放著，怕有洩露。牆有縫，壁有耳，銀子就是賊。王哥要趕緊辦。我明日清晨早到。」

王象蓋收了包封，擺上飯來。吃完了飯，閻楷即催王象蓋同走，去知會當主，明晨執契收價。二人去訖。趙大兒、全姑自收傢伙。

二人走到蒙恬廟門分路。王象蓋到前門鋪內，說明晨拿原約面收當價，在南菜園取齊。鋪家問銀子齊備否，王象蓋道：

「分文不欠。」當主疑是道台大人備出，不得不去。次日早晨，當主拉兩頭騾子，搭上襜褕，徑到南園。閻楷早至，一同為禮坐下。當主展開原契，寫明一千三百兩，「銀到回贖」字樣。王象蓋用臥單背了一大包來，當主撥驗成色，俱是足紋。抽了三五封，用自己戥子稱准，法馬相投，一封一封數了一千兩石單裡沒了，閻楷跟的小廝拿過三百兩。當主展開一封，成色微末差些。收了二百，推住封兒說：「您有情，我有義；我有義，您也有情。我辭回一百兩，讓我二十天，再找尋鋪面，以便遷移。」王象蓋道：「就一月何妨！」大家欣喜如意而散。

誰知天隨人願，三日後京貨鋪恰逢著開鋪面，又遷移了三日，竟搬移個乾乾淨淨。王象蓋才把菜園得銀，舊管賬閻相公添銀二百兩，把前截房子贖回，閻相公開設書舖，大廳依然咱家坐客，大門仍然咱家往來，一一述於主母王氏，並少主人父子。這合家歡喜，一端難盡其美。

閻楷掃除房屋，裱糊頂榻，排列書架，張掛對聯，選擇了吉日開張。先期拜客，多係舊年宿好。街鄰走賀，又添書香新知。鼓樂喧天，火炮震地，長匹紅綢掛滿一簷。懸出新彩黑髹金字兩面招牌，一面是「星輝堂」三個大字，一面是「經史子集，法帖古硯，收買發兌」十二個小字。盒酌滿街，衣冠盈庭，才是開張日一個采頭。此下，街坊比舍另出約單，各攢分金，約在十天以後送綾條對聯，治禮奉賀，不在話下。

單說閻楷開張書舖，雖與譚紹聞商量過，固然回贖即是轉當，畢竟辦成僑居方與主人有益。況且銀子是王象蓋拿出來的，話不清白，後來難以作個局陣規程。因想當日在賬房時，老主人待的器重，也蒙孔、張、程、蘇諸先生青目。今日在此開書舖是斯文一氣，若沒一個老成典型人走動，不但褻了目前興頭，且負了舊年抬舉盛情。因此卜定吉日，先期竭誠去幾位老先生家拜見，拜匣內即一帶「豆觴候教。眷晚生閻楷」帖子，順便投上。前日見過四位禮生，也投了眷弟請帖。懇了譚紹聞父子初六日陪客，譚紹聞又叫補了張正心請帖。

初五日買珍羞，叫廚丁，辦了三席。又替紹聞把當的桌椅春凳、圍裙墊子回贖出來。

到初六日，大廳上擺設整齊。酒爐茗灶不用說的。未入已牌，四個新秀才到了，譚紹聞父子出來陪客。又遲一會，四位前輩及妻僕也到，張正心隨行。這賓主長幼互相為禮，四位少年整容斂息，極其恪恭。閻楷把奉邀聆教的話，申明本意。孔耘軒道：「連年久遠，今日遠來，又開設書店，叫這幾條街上讀書人得邇典籍。我們尚未申點水之敬，先來討擾，多謝。」閻楷道：「晚生不敢當。」蘇公是寫家，只是看綾條對聯，說道：「怎的只寫個翁字，沒有表字麼？」閻楷道：「與財東當小伙計，江湖奔走，那敢有號。」蘇公道：「你是行第幾？」閻楷道：「第二的。」蘇公道：「何不叫做仲端呢？」程公道：「通，通，通。」蘇公笑道：「我從幾日不通過？嵩老如今說我通，是你今日才通了。」大家鼓掌而笑。閻楷道：「晚主謝過。」

卻說四個新秀才，外邊雖然是恭敬，卻個個帶踟躕之態。

程公道：「四位少年，我眼花，也認不清，還得尋個方便地方，閒散閒散。我們這些老頭兒，說話不甚合時宜，諸位雖外飾禮貌以敬之，其實頗有針氈之感。離開了各自方便些。」內中一個少年道：「晚生們正當聆教，唯恐老先生們見外。」程公向張公笑道：「今日之少年，不比當年咱們作少年，見了前輩是怕的。今日風氣變了，少年見咱是厭的。咱何苦拘束他們，他們也何苦受咱的拘束？」張公道：「『見父執進則進之』。」程公道：「類哥你這話，就討厭極了。譚念修，另有地方麼？」紹聞道：

「有。」起身引的四個新秀才向舊日賬房去了。安插坐下，回來叫簣初往陪。閻仲端方徐徐說起回贖房子一事。因把王象蓋在南園井池石板下得銀一千兩，商量回贖房子開設書舖，大門得以行走，大廳得以坐客，那所添二百兩，只作二年租價，今日說到當面，立個租到房屋每年租銀一百兩整的文券，對諸公說了本意。張公道：「這一千兩算誰贖的？」

閻仲端道：「王中。」程公道：「王象蓋。」閻仲端道：「他說鞋鋪菜園雖是老大爺賞過他的，他只是暫用度日，立心不要。

既不要園子，難說園中不是金石土木相連麼，這銀子自還是譚少爺的。這房子雖未同少爺回贖，就如少爺回贖一般。」眾人聽了，又奇又感，孔耘軒站起來說道：「王象蓋真不愧嵩老所贈象蓋兩字。諸公是朋友，我又兼親戚，亡女當日常對我說，這人是他家一個柱腳，不但家業仗他恢復，譚宅這個門風。也還仗他支撐。今日看亡女之言不誣。這樣的好人，我們知之極真，若徒作誇贊而不為表揚，則杵臼、程嬰不傳。看來獲金不昧，猶是小節目。至於別的好處，卻又全無形色跡象，難以人之案牘。不如就這一端為題，從縣公手裡做將起來，得個皇恩旌表，也是有的。」蘇公道：「現在舉、貢、稟、增俱全，請那四位少年做個附學尾兒，好不好？」

這張正心、譚紹聞即向賬房去請。只聽的賬房有詬誶之聲，問其所以，乃是一個洗手，取出綢帕擦手，放在桌上，一個說：

「送了我罷。」那個不肯，這個不還，惱了就吵起來。張正心勸解，譚紹聞把洗手的請到廳上，兀自猶作怒語。

紹聞道：「小事，看人笑話。」那秀才道：「他一生好拿人的東西，今年夏天還拿了我幾把扇子，揭了我書房的字畫。」

張公道：「朋友相與，是真心送的，裘馬可共。若無心送我，雖牙杖挖耳，不許要別人的。你說你愛見，他心裡比你先愛見，君子不奪人之所好。我經的多了，往往朋友們因至微之物翻了臉，後來丟久了，還不好見面哩。」程公道：「君子交人，當避其

短。知朋友愛拿人東西，一切都藏著些。一根帕子，擦了手就該塞到腰裡，你為何放在桌上慢藏呢？這個還算你的不是。」蘇公道：「不通，不通。絲帕兒塞在腰裡，那字畫也貼在腰裡不成？」滿座呵呵大笑。

天已將午，擺上席來。張首座，次程，次孔，次蘇。側席斜陪，一個婁樸，一個張正心，一個年紀大的新秀才。三位新秀才，一桌一個側坐。譚紹聞陪首桌，閻仲端陪次桌，簣初陪側席。碟盞匙箸，深簋巨盤，豐潔何必重複。閻仲端再三懇勸，張公道：「少吃一杯酒，還有正經事辦。王象蓋這宗獲金不昧的事，若單說不做，不像咱們的事，文昌也要責成咱哩。現既舉、貢、稟、增、附俱全，我算東院鄰居，寫俺的小兒張正名，閻仲端又是南鄰，又是證佐。排開人名，寫個呈稿，開列事實四條，具呈本縣縣尊，申詳本府，府申布政司，司詳院咨部。

部裡匯奏孝子、順孫、節婦、烈女，綴上一個義僕，將來必得旌表旨意。省會辦事，比不得外州縣，書辦訛滯要多少錢。咱一箭上垛，書辦使費，大家公攤。正心，婁老姪，譚老姪，你三個走些路兒就成。上京打點，婁老姪會試受個偏勞。」閻仲端道：「省城各衙門，以及部裡使費，不用老先生們均攤，盡出在晚生一人身上。」

卻說王象蓋旌表獲金不昧的牌坊，張類村撮其大要，不過這樣周旋。閻仲端任其錢財，已舉真實本領月南園石工運石刻字，還在來年旨意准旌之後。看這桃杏圪塔兒，就是明春開放的花了。

席完事畢，各謝擾而去。譚紹聞扶張類村穿後院看杏花母子。張正心趕到，攬入東院。正名小兒子，早牽住衣袖，又是一番歡喜團兒。這也是張類村善氣迎人，故有此高齡遐福。正是：

無為而為本聖修，誕登道岸兒能儔？
若因祈福方行善，也算人間第一流。